



一把辣子韵味长

罗剑斌

湖南人素来不怕辣。不论出入那家餐桌,多能看到那青的红的辣椒点缀其间,像色彩鲜艳的水彩画,让人立刻想到秀色可餐。不用说,当地人的菜园里一般种有辣椒。辣椒苗青翠,足有三岁小孩高。低头一看,青苗上挂满了辣椒。一串串的辣椒,青的像碧玉,红的像火焰。辣椒种类繁多,有一种皮光溜溜的,像少女纤细的手指,那叫青皮椒;还有一种皮厚厚的,状如灯笼,就叫朝天椒;再有就是屁股总是朝天翘,那就叫朝天椒了;在株洲醴陵有一种辣椒,皮薄而又透明晶亮,人称玻璃椒。众多辣椒中,朝天椒最辣,最开胃,堪称辣椒皇。

关于辣椒的来历说法很多,有一种传说与秦始皇有关。秦始皇做了皇帝,每天山珍海味都吃腻了,以致御膳房都不知道怎样调理他的胃口了。有一天,来了个湖南的官员进贡,特别带来了辣椒这道开胃菜。秦皇吃了以后,胃口出奇的好,下令要厨子以后每顿饭都得做这道菜。辣椒从此广泛种植,以湖南为最。

夏季,农人们采摘下辣椒,一部分拿去现炒现吃。荤菜只要洒上点辣椒,味道就格外爽口,而红辣椒又要比青辣椒火爆劲道。炒熟的辣椒刚入口,就好像要杂技的吞下了火,面红了,耳赤了,豆大的汗珠从头上冒出来了,嘴巴在不停地吮气,简直蓄足了势就要喷火了。另一部分人们会挤出润红的做剁辣椒。我小的时候,经常见到母亲将红辣子洗净了,放入脚盆里,再拿砧板和刀,反复将辣椒切碎。这是第一道工序,还有第二道,母亲将碎辣椒倒入一个深筒子里,拿一柄长把的形似铲子样的钢刀继续剁碎,这就是剁辣椒名称的来历。这回的刀声犹如雨点,很有韵律地奏响着。不久,红辣椒就全剁碎了,辣椒籽像碎黄金般堆积在上面。母亲在剁碎的辣椒里掺入盐巴、豆豉、酱油……用筷子搅拌均匀,装入一个坛子密封起来。隔十来天左右,就可吃了。一揭坛子盖,嗯,好一

股诱人的清香,叫人直流口水。拿它拌面条吃,可是湖南一绝。

还有部分青辣椒,母亲则会做成盐辣椒,便于储藏。先把辣椒择好洗净,放入滚烫的开水中焯一遍水,再取出。每个从中剖一刀,都收集起来放入一个盆子里,也掺入盐,搅拌均匀后,拿一个大竹匾,把辣椒挨个散布其中,放到火辣辣的太阳底下晾晒。大约晒四五天,就晒好了。嘴馋的我,禁不住诱惑,拿一个放入口中一咬,我的老天!还来不及吐,眼泪就出来了。连忙跑进厨房舀一瓢冷水漱了口,这才平息了辣气。母亲笑着告诉我:“这得放入菜中煮熟了吃!”过年时,母亲常把盐辣椒放在扣肉底下,放到火上蒸煮。出锅时,夹一块扣肉和盐辣椒一起吃,简直太美味了,肥而不腻,油而不滑。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湖南的水土培育了辣椒,而辣椒又塑造了湖湘儿女特有的文化性格面貌。这种文化性格用一个词形容就是热情豪爽。现在荧屏上只要播放毛泽东主席的影片,就总能听到他那句名言:“不吃辣椒不革命。”常常见到他一边咬着辣椒,一边看着地图,然后指指点点,一场大战就谋划好了。之前,一首《辣妹子》唱遍大江南北,湖南妹子就是辣妹子,她们不但有辣椒一样的俊俏美丽的容颜,而且有辣椒一样的热情奔放的性格。

辣椒,想不到它还是一道土方药,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可以对付伤寒感冒一类的小毛病。从前我家离医院远,生病了来不及看医生,母亲就叫我吃些辣椒,辣出一身汗来。还真管用,仿佛汗将体内的毒素也一起排出来了。我们笑说母亲可当医生了。母亲摇摇头,直称是辣椒的功劳。

无辣不成席,在湖湘一带大街小巷,家家户户,老老少少都围坐着吃辣椒做成的菜肴。他们解衣揩袖,辣得大汗淋漓,甚至眼泪涟涟,仍然舍不得放下筷子,实在是越辣越韵味啊!

乡情

岩口是个好地方

谭照荣

沅江从百丈山出发,一路怒哮奔腾,蜿蜒而下,在一个叫做蛇皮脑的地方似乎累了,想歇一歇,便缓缓流入竹湾潭。潭水四季阴绿,深不见底。两岸绝壁奇峰,峥嵘险峻,望之胆寒。元末下湾女子为保贞洁,跳崖身亡,这里又被称为烈女岩。

沅江出了烈女岩,视野便一下子开阔起来。江水由高山峡谷中的飞瀑湍流,一下子变得温顺安静。右侧,几百户人家安扎在弯弯曲曲的凤凰山下,湾湾里。左侧,也散落着一片屋场,五六十户人家,这就是岩口。岩口古时属二十一都,今属茶陵县严塘镇湾里村。沅江从岩口与湾里的交汇处穿行而下,不紧不慢游入洑水。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话也适用于岩口那片屋场。

20世纪80年代起,也许是手头活络了些,也许是老屋场太老了,岩口人开始了拆旧建新,在一个叫山下的地方规划新的住地。沿着渠道,屋场像飘带一样蔓延了两三里,在西边与井头、高星接壤。慢慢的,岩口由五六十户繁衍到八九十户,人口四百余,成为严塘乃至茶陵规模大的生产队。那个几百年的老屋场,如今是一片绿色的禾田。遥望曾经的乐园,遗憾没人请摄影师记录下旧日的美好。

岩口坐落在大金山脚下,东边是和吕,与井冈山接壤。大金山脚下是雄壮的岩口水库。往北二三里是湾里红军村村部,有茶陵县苏维埃政府旧址,茶陵县政治保卫局旧址,中国工农红军独立师办事处旧址,红军广场等诸多革命遗迹。再扩散一点,有茶陵八景之一的“灵岩夜月”,有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万福园,有与井冈山交界的茶陵最高海拔山峰仙,这些地方都是有干货的。青山秀水,蓝天白云,竹影摇曳,免费氧吧,岩口自然条件可谓得天独厚。岩口人基本不用空调,有电扇一转,便也差不多。即使在暑假,晚上我一般只敢把窗户打开一尺许,免得半夜冻醒。龙湖里的山泉水,早已接到了各家各

户,那几乎免费的优质自来水,也是让人欢喜的。

岩口早在清末就有了私塾,秀才出身的谭环岳先生饱读诗书,德高望重,享誉深溪(严塘的前身)。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一个生产队,岩口有了自己的学校,这在县内是不多见的。学校先设在彬公祠,后搬到了生产队的仓库里。再后来,队里盖了几间教室、住房,算是专门的学校。一、二两个年级,一个复式班。学生少则十几个多则二十几个,一年级上课,二年级就写作业,或是预习新课,下一节课,倒过来进行。到了三年级,学生要到湾里主校读书,三里来地,还要过沅江,家长心里猛添了许多牵挂。90年代,岩口小学并入了主校,刚启蒙的娃娃也要步行去主校读书,父母一时忧心如醒。

谭氏占了岩口的三分之二,其次是陈氏和杨氏。谭氏人好酒,好胜,遇到欺负受了委屈,自然不服输,定要争个高低。博士硕士生都有,科级处级厅级也有。湾里人说岩口出人才,这话不假,但是岩口人越多,心也越杂,聪明人多,大气人还是少了点。茶陵方言中,“岩”不读“yan”,读音接近“呆”(ai)。岩口人说起自己的不团结,或是其他陋习,往往“迁怒”于岩口地名,说是不该起了岩口这个名字:岩(ai)口人,生呆(ai)了,呆板。岩口人的自嘲颇有自我批评精神!

岩口是个好地方,这话是几个广东人说的。大概那是70年代,不少广东人来我们这里打工,烧瓦、砌石墙、筑公路。他们以木炭作笔,在外墙写下对岩口的颂扬。可惜时间久远,我只记下了两句:岩口是个好地方,牛壮鸭肥谷满仓。偶尔想起,温暖在怀。

国家变化日新月异,岩口人当然也会与时俱进,把岩口是个好地方唱得更加响亮。

我是报痴

肖又铮

对于文娱活动,我算个笨脑袋,这不是什么谦虚。麻将一点不会玩,扑克“跑得快”出手慢,棋术也不高,唱歌不行,跳舞更不行。说来说去,自认为是个报痴,还比较合适。

老婆说我太喜欢读报了,床头、客厅坐着读,到了阳台躺着读,每上厕所蹲着读,挎包出门带着读。我一天都不能不阅读报纸。如果那样,比少吃一顿饭还不习惯。有次去乡下亲戚家呆了三天,回到家时已近夜里10点。我从书报箱拿到几天的报纸,如饥似渴,看到午夜1点才上床睡觉。每天早餐后,我会在阳台上红花绿草旁,仔细品读散发浓郁清香的每一篇文章;夜里,明亮的台灯下,再次翻阅报上的精美文章。酷暑阅报,顿觉丝丝凉意;隆冬注目字里行间,又觉融融暖意。感谢众多编辑、记者、作者为无数读者,铺就了赏心悦目的阅读路径。我这报痴更要谢谢啊。

没有退休时,同事们称我是“阅报灵”。那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湖南日报》等报纸,天天看,重大新闻、新奇事物、副刊好文章,我都了如指掌,单位常请我当时事讲座主讲人。退休后,看到的报纸少了,但坚持“三个一点”,也看了不少报纸。自费订一点,如《株洲日报》《株洲晚报》,每年必订;请上班的子女,将我喜欢看的报纸,回家时带一点,如《中国教育报》《文汇报》等;出门在外,见报就看一点,有次在一家工厂阅报栏,因看《工人日报》,差点没坐到回单位的专车。我觉得如今看报,至少有几点益处:能准确了解信息;能真正开阔眼界,增强时代幸福感;能拓展知识面,促我继续学习;能长久收藏精美文章;能静心生活在正能量世界。

在我的宣传和影响下,我所在小区好多位退休教师、医师、工人,也积极订阅报纸,有的还成了本土报纸的“老订户”。我们自发形成的阅报小组,同样火热。有位老友看到浓阴下的大伙,吟诵道:读报报痴算老肖,不沾牌技也逍遥。精神世界时时净,报海行舟柳柳梢。

咏朱亭八景

马焱明

祖师殿

越过高桥觅旧游,古樟苍劲写曹刘。凭栏俯瞰轻舟渡,佛号经声逐水流。

拴马槽

枝留史迹叶藏书,蜀道张飞征魏吴。策马兼程千百里,樟前点将赐兵符。

朱张桥

朱子当年桥上过,结庐讲学惊千座。括须翘首望蓝天,欲把经幡天下播。

江上渔火

江上清波恋晓风,星星渔火映长空。蓑翁钓约无穷乐,满载归来日出东。

龙潭书院

为纪宋儒讲学台,明修书院育贤才。诗云子曰吟辞赋,桃李芬芳四处开。

汪家古井

汪家古井越千年,水冽泉甘醉入仙。月朗风清常照影,客来焉得不留连。

人工林海

莫道黄龙漫野荒,千军万马造林场。松杉百里如云盖,绿浪腾腾胜海洋。

古码头群

蒸水南来下洞庭,扬帆千里戏鸥鷗。轻舟夜泊蒲湾里,醉卧船头望斗星。

旧事

骗人的糖精

江剑阁

每年夏季来临,公司都要发白糖、绿豆之类的防暑食品,同事们总要叹息,唉,又是糖,去年的还没吃完哩。面对白晶晶的砂糖,我却总是充满欢喜,这大概是我对甜蜜那种与生俱来欲望有关的。

小时候,我的老家在乡下,糖是紧俏物质,不仅要钱,还要凭二指宽糖票才能买到。家里的糖罐是水果罐瓶做的,浅绿、透明的玻璃瓶,金黄色的铁皮盖子,大概是因为糖的腐蚀,瓶盖上有几个褐色的小斑点,但一点也不难看,像美人光洁的脸上长了几点俏皮的雀斑。

虽然大多数时候是空的,但只要它从母亲带领柜子里,出来接见我们一次,总会闪烁着诱人的光芒,令我嘬吸腮帮,蠕动喉结。

大多数时候,只有小妹生病,吃药时,母亲才捧出糖罐,用调羹弄出一勺,可多病而娇惯妹妹,身在福中不知福,放了这么满满一大勺白糖的药汤,居然还要靠爹娘捉住手脚,捻着鼻子灌进去。

有一回,母亲给小妹灌完药,忘记了锁柜子,我踮起脚尖,把糖罐从柜子里摸出来,可惜里面的糖早被母亲刮光了。我失望极了,拿到门口阳光下照了又照,只见绿色的瓶壁上,还粘着些白色的砂糖颗粒,我把它倒过来,在手掌心里拍拍,发出“嗡嗡”的响声,糖粒就是不下来,一粒粒像固执的壁虎扒得紧紧的。只好伸进食指,紧贴这瓶壁,刮了一周,指腹上粘了好多白晶晶的砂糖,我小心地抽出来,张口嘴巴,塞进嘴里抿紧嘴唇,轻轻地嚼吸着,腮帮上嚼出两个坑。那可真是一根沁甜沁甜的手指啊,足足让我吸了个把钟头。

以至于小朋友谈论梦想时,我只能惭愧地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因为他们都是梦见被毛主席接见,或者当了解放军,最没档次也能梦见自己评上了优秀红小兵,可我却梦见自己成了母亲糖罐里那只只瓷调羹。

好在无绝人之路,以我的灵泛,实现我梦想的机会总会有的。

那是一个夏天的中午,午后的阳光将所有的家畜都烤得昏昏欲睡,黄狗的舌头吐得尺把长,花猫迷离的双眼只剩两条窄窄的缝线。小孩眼尖,我看到娘是在她胸前那个黄灿灿的草纸引领下迈进大门的。

那纸包我见过,在镇上供销社看见营业员包过。通常是一张一尺见方的黄色草纸,将半斤点心倒在中间,左右一转上一折,一个正面是梯形,侧面是三角形,棱角分明的点心包便完成了。营业员还会伸手扯下一根麻丝,头上的麻团团团转动,麻丝绕点包横竖各一周便系好了。接下来就是“噼里啪啦”一阵算盘子响,按珠算的结果交完钱和粮票,这个香喷喷纸包就是你的了。要是自家吃的会拎纸包的麻丝线头就走。若是做人情的,会小心翼翼地捧在胸前,生怕把拱的纸包弄塌,因为实际纸包上半截是空的,半斤点心包出一斤的个头。

我的眼珠子被黄纸包牵着转,那视线里荡漾着一波一波欲望,一定能把黄纸泼湿。

我问:“啥?”

娘说:“糖。”

我站起身来奔过去,伸着手说:“我要吃。”

娘“啪”的一声把我的手打开,“给你妹妹咽药的”,然后一阵“叮叮当当”开柜、锁柜的钥匙声,又好听又失望。

我怎么能捉住这样的好机会呢?得想办法。喝生水让肚子鼓起来说肚子痛,还有蒙着被子睡,让娘摸自己的额头,再不行干脆踢开被子睡。我为了砂糖的甜蜜,三个办法同时用上后,弄假成真了。醒来的时候已是第三天,我躺在赤脚医生的病床上,睁开眼睛看着焦急的娘。

第一句话便是:“娘,我要吃药。”

医生夸我:“这伢子真懂事!”

娘给我端来凉开水,递上白色的药片。

我摇头:“我要叫妹妹咽药的糖。”

知儿莫过娘,她“扑哧”一笑,用手点着我的额头说:“馋猫。”

我那次阴谋得逞的后果,除了如愿以偿得到梦寐以求的糖,也落下了足以让人取笑一辈子的笑柄。

稍大一点,我到县城里的大姑家,她家熬粥喝,一锅粥只撒一点点糖。

我问大姑:“能甜么?”

大姑说:“甜,这是糖精哩。”

她给我盛了一碗,真的蛮甜,难怪,城里人这么精,原来他们吃的糖都是成了精的。

后来,慢慢地乡下也有糖精买了,父亲从供销社买回一小包,母亲很大方地搁在碗碗里,临走还回头叮嘱我一句:“别偷吃啊,那是糖精,苦的。”

我才不信哩,既然是糖精,怎么会是苦的,苦的买回来做什么,未必我家还不够苦?肯定比糖好吃多了,甜一百倍还不止哩,大人就是爱扯白,张嘴就来,草稿都不打,记得小妹嘴把把大的,老爱啃自己的拳头,啃得口水直流,别提多有滋味。

我问母亲:“小妹为什么老吃手?”

母亲说:“毛毛手上有半斤糖哩。”

难怪毛毛都爱吃手,原来是这等美事。一会母亲出去了,吩咐我照顾小妹,她正在坐监里,专心致志地啃她那半斤糖,又舔又吸,看着都让人馋口水出来。我瞅准机会,把她的拳头从嘴里拔出来,往自己嘴里一塞,“呸,呸,呸”,一股婴儿口水的腥味,呛得我直作呕。小妹哇哇大哭,眼泪双流,还以为我抢了她的糖。

大人的话能信么?目送这母亲消失的门外,我从碗柜里拿出糖精,那是一个白色的小纸包,叠成三角形。我轻轻打开,里面躺着一小撮白色长条的晶体,真像甜起纸包,往嘴里一倒,甜它个饱,但那甜味却甜到了,还

不打死我?我只好伸出舌头舔了几粒,甜吧吧吧,不对,好苦啊,连忙吐了。想必大人这回没骗我?或许那已经修炼成精的糖,不肯轻易降格像普通砂糖,轻易沦为小孩偷伸的零食,于是变甜为苦来骗小孩,让我们知道省不是好容易的甜?但我到底没有弄清是谁欺骗了我。

多少年后,经过半辈子的历练,我了解物极必反的道理,甜到极处便是苦,苦到尽头或是甜。这让我对糖怀有很复杂的感情,既有与生俱来迷恋,又有后天经济产生的警惕,因为,我深深懂得一个过分贪婪,或毫不珍惜甜蜜的人,离痛苦大餐也就不远了。还有理由嫌弃那做年复一年,免费发放的砂糖吗?

神农

七夕(组诗)

尹晓华

(一)

织女走了
一行清泪化作银河

牛郎走了
一根扁担化作云梯

谁来了
银河上的鹊桥
连起天地间的缠绵
那年何夕
哦,七夕

夕阳西下
星月如架
谁在葡萄架下倾听
那上古的神话

银河一倒牛郎至
又起鹊桥织女来
千古传说今日报
人间天上共徘徊

今日何夕
哦,七夕

(二)

茫茫人间
聊说此生不负誓言,花好月圆
奈何人去楼空,凉了心田
清风飘来一句
勿念,勿念

悠悠天官
君望银河无情之水,谁解意浓
又是鹊桥相聚,再度重逢
天际留下一言
珍重,珍重

叹千载相思
终是痴
空写一笺诗,无人知
谁道宵汉脚等谁
灼灼红尘君悲切
怨只怨
天地遥相隔

数十世轮回
最为累
徒作词一阙,何人陪
纤纤织女天际泣
悠悠牛郎尘埃泪
恨只恨
仙凡不相随

(三)

夜
把寂寞吞噬
星光透过银河
洒落一地凌乱的碎片
我拾起一笺你落下的相思
看见你残缺的心和你的多情

走过千年的传奇
我只借你一程
在你转身之际
为你画一轮月圆

